

命门与生殖相关的古代文献源流考^{*}

李海洋, 王志红[△]

(云南中医学院, 云南昆明 650200)

〔摘要〕就命门与生殖功能相关的古代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,以期明确古代医家对命门与生殖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,为人体生殖系统疾病的辨证论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,从而更好的指导中医生殖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。

〔关键词〕命门;生殖;古代文献

中图分类号: R2-52 文献标志码: A 文章编号: 1000-2723(2011)03-0005-04

1 问题的提出

在中医学理论研究中,关于“命门”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无定论。

“命门”一词。最早见于《内经》,《灵枢·根结》说:“太阳根于至阴,结于命门,命门者,目也”。《灵枢·卫气》篇云:“足太阳之本,在跟以上五寸中,标在两络命门,命门者目也”,《素问·阴阳离合论》亦有“太阳根起于至阴,结于命门,名曰阴中之阳”的记载。可见在《内经》中,命门主要是指眼睛或睛明穴,显然与后世命门学说中所说的命门关系甚微。至《难经·三十六难》有云:“肾有两者,非皆肾也,其左者为肾,右者为命门。命门者,诸神精之所舍,元气之所系也。故男子以藏精,女子以系胞”。命门作为脏腑之一被提出,并被赋予了与生殖有关的功能:“男子以藏精,女子以系胞”。《难经》之后,在汉、晋、隋、唐代等医学著作中较少有命门的专论。直到明清,“命门学说”兴起,围绕着命门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各抒己见,一度曾成为研究的“热点”。

作者认为,作为脏腑之一的“命门”,其功能与生殖机能密切相关,即《难经·三十六难》中所说“男子以藏精,女子以系胞”。在古代医籍文献中,对此问题有较为深入的记述。现作一初步的梳理如下:

2 春秋魏晋时期

道家著作《玉历经》云:“下丹田者,人命之根本,精神之所藏,五气之元也……号为赤子府,男子以藏精,女人以藏胎,主合赤子,阴阳之门户也。”^[1]《玉历经》虽未明确下丹田即是命门,但可以看出《玉历经》中所说下丹田之功能与《难经》所言命门之功能相同,即“男子以藏精,女子以系胞”。道家著作《黄庭经》云:“上有黄庭下关元,后有幽阙前命门。”^[2]“幽阙”,又称“幽关”,在此指肛门。《黄庭经》又曰:“伏牛幽阙罗品列。”^[2]其中“伏牛”喻指阴茎。此句乃男阴与肛门对举。“幽阙”与“命门”前后对举,“命门”所指为生殖器官已经初露端倪。老聃曾明确指出命门乃为精宫,其在《老子》中曰:“玄牝之门,造化之根。曰玄曰牝者,是统指精宫命门而言也。”^[3]

此期对命门的论述虽少,但已初步认识到了命门与生殖系统的相关性。

3 宋金元时期

到了宋初,徐铉在《稽神录》中明确指出:“命门居两肾之中,而不偏于右,即妇人子宫之门户也。子宫者,肾脏藏精之府也,当关元、气海之间,男精女血皆聚于此,为先天真一之气,所谓坎中之真阳,为一身生化之原。”^[4]至金代,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在对待命门的认识上,更重视其藏精系胞的生理功能,其在《兰室秘藏·斑疹论》

* 收稿日期: 2011-03-11 修回日期: 2011-05-06

作者简介: 李海洋(1981~),男,河南焦作人,云南中医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藏象学说研究。△通信作者: 王志红, E-mail: wzhong505@126.com.

中云：“夫胞者，一名赤宫，一名丹田，一名命门。主男子藏精施化，妇人系胞有孕，俱为生化之源，非五行也，非水亦非火，此天地之异名也，象坤土之生万物也。”^[5]李东垣以脾胃立论，凡论不离中央脾土，并且把胞宫与赤宫、丹田、命门相提并论。可见，徐铉、李杲都宗《难经》“男子以藏精，女子以系胞”之说，认为命门的功能与生殖密切相关。

4 明清时期

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，在经历金、元医学重大变革之后，医界对生命现象的认知亦在不断深入。认为人之生命的初始，即是孕育于母体的胞胎之中，而之所以受孕则在于父精母血的结合，因而父精、母血以及胞胎亦成为了生命起源的象征和标志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命门即是生命产生之门户的认识。这在医界中有较多的论述。出现了不同医家对命门认识的不同观点，主要有命门为脐胞、命门为子宫、命门为下窍（产门、精关）、命门为精室四种观点。

4.1 命门为脐胞

何梦瑶在《医碕·水火说》中指出：“其独指肾为先天者，则以精气先结胞胎，中起一茎，形如莲蕊，一茎，即脐蒂也。莲蕊，即两肾也，两肾为水，命门之火寓焉。”^[6]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卷五十二》中云：“胎在母腹，脐连于胞，胎息随母，脐带既剪，一点真元，属之命门丹田，脐干自落，如瓜脱蒂。故脐者，人之命蒂也。”^[7]

由上可以看出何梦瑶、李时珍二位医家都认为命门为脐蒂。执此说者还有清代徐灵胎、王宏翰等。

4.2 命门为子宫

明代张景岳明确提出命门即子宫，在《类经图翼》云：“历考诸书，……细详诸言，默有以会：夫所谓子户者，即子宫也，即玉房之中也，俗名子肠，居直肠之前，膀胱之后，当关元气海之间，男精女血，皆存乎此，而子由是生，故子宫者，实又男女之通称也。”^[8]

清代的程知也认为命门即是子户、子宫、血室。其在《医经理解》云：“夫包者，胞胎之名，即子户也。精以此藏，其在女子者，则有形如合钵，可以系胞。……夫以命门为藏精系包之处，则命门之为包门无疑矣。又名子户，又名子宫，又名血室，道家谓之丹田，又谓之玉房……故谓之命

门，故命门即包门也。”^[9]

子宫即是命门，为男精女血所藏之处，为生命孕育场所，为生命之源，因而名为命门。但子宫之名并非单指女子之胞宫，而是男女生殖器官的统称。程知认为命门即是心包络，也就是子户。从功能而言，其为男女精气之所出入处，是生命的关键，故叫“命门”。由此可看出程氏所论之命门，与张景岳所指不谋而合。

4.3 命门为下窍（产门、精关）

明代张景岳在《类经图翼》云：“子宫之下有一门，其在女者，可以探手而得，俗人名为产门。其在男者，于精泄之时，自由关阏之觉，请问此为何处？客曰，得非此即命门耶。曰：然。……夫身形未生之初，父母交会之际，男之施由此门而出，女之摄由此门而入。及胎元既足，复由此出，其出其入，皆由此门，谓非先天立命之门户乎？”^[8]清代陈修园在《医学实在易·脏腑易知·命门说》云：“人知强弱寿夭……后读《黄庭经》云：其在女者，可以手扪而得，俗名产门。其在男者，于泄精之时，自有关阏知觉”。^[10]李梴在《医学入门·脏腑·脏腑条分》中不但将命门定为右肾，同时还认为命门还与前后二阴相关联，认为“命门系曲屈下行，接两肾之系，下尾闾附广肠之右。通二阴之间，前与膀胱下口于溲溺之处相并而出，乃是精气所泄之道也。”^[11]

据此可知明张景岳、李梴，清陈修园等医家都认为命门为产门或精关。陈修园则将命门作为产门和精关，合为九冲门。他根据《难经·四十四难》“七冲门”之说认为此外还有二个重要出入口；一是尿道口，名曰“气门”；一是女子的产门和男子的精关，统名之“命门”，这样一共成为“九冲门”。

4.4 命门为精室

张景岳和唐容川都指出命门为精室。如张景岳在《类经图翼》云：“肾有精室，是曰命门。”^[8]唐容川在《医经精义》云：“男子之胞，一名精室，乃藏精之所……男子之胞，名丹田，名气海，名精室，以其为呼吸之根，藏精之所也。”^[12]同时唐容川还明确指出精室通于精窍，其在《医经精义》云：“前阴有精窍，与溺窍相对，而各有不同。溺窍内通膀胱，精窍内通精室。”^[12]由此可知精窍当指射精管。所以，精室可同现代解剖学上的附睾、

精囊等某些实体器官相互对应，或者可以理解成为附睾、精囊、输精管壶腹、前列腺等器官的主要功能概括。

此外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人部·人精》云：“营气之粹，化而为精，聚于命门。命门者，精血之府也。男子二八而精满一升六合。养而充之，可得三升；损而丧之，不及一升……命门，为藏精系胞之物，其体非脂非肉，白膜裹之……为生命之原，相火之主，精气之腑，人物皆有之。主人生物皆由此出，男女媾精，皆禀此命火以结胎，人之穷通寿夭，皆根于此。”^[7]明·李梴在《医学入门·卷一·脏腑分条》云：“命门下寄肾右，而丝系曲透膀胱之间，上为心包，而隔膜横连脂漫之外。配左肾以藏真精，男女阴阳攸分；相君火以系元气，疾病死生是赖。”^[11]李时珍认为命门为藏精系胞之物，李梴从部位上，将命门定位于右肾；从功能言，男子以藏精，女子以受孕。从中可以看出两位医家都认为命门与生殖系统有密切联系。

清代汪绂认为命门之火有引发欲念的作用。其在《医林纂要探源》云：“肾藏精，肾为作强之官，技巧出焉，积一身之精液，聚而藏之于肾，以为生育之本，及于命火一动，则男女交而精泄，所以成胚也。”^[13]

明清时期中国医学的发展迅速并有较大的提高，学术的分科亦日趋完善，对男科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因而出现了明清医家对命门的不同认识，大多论述命门为脐胞、命门为子宫、命门为下窍（产门、精关）、命门为精室等。可见命门与生殖系统关系密切，为“命门是生殖系统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。

4.5 与命门相关的临床病证

4.5.1 命门与阳痿

明代张景岳、明代王节斋、清代程杏轩、清代何梦瑶、清代罗国纲、清代张聿青、日本·丹波元坚皆认为阳痿乃是命门火衰所致。如张景岳在其《景岳全书·阳痿》中云：“凡男子阳痿不起，多由命门火衰，精气虚冷，……而为痿弱者。”^[14]王节斋在其《明医杂著》中云：“男子阴痿不起，古方多云命门火衰，精气虚冷，固有之矣。”^[15]程杏轩在其《医述》中云：“有房劳太甚，宗筋弛纵，发为阳痿者，乃命门火衰，譬之严冬百卉凋残也。”^[16]何梦瑶在其《医碕》中云：“阳动则举，

险静则痿。然而不举者，则气不从心也……一则耗散过度，命门火虚也。”^[6]罗国纲在其《罗氏会约医镜》中云：“是证（阳痿）多由肾经亏损，命门火衰，精气虚冷者，十居七八。”^[17]张聿青在《张聿青医案》中云：“命门相火，为生身之本，真阳亏损则火衰，湿痰郁遏，火不用事，则火亦衰。”^[18]丹波元坚在其《杂病广要》中云：“凡男子阳痿不起，多由命门火衰，精气虚冷，或以七情劳倦，损伤生阳之气，多致此证。”^[19]

李梴提出补阳和滋阴之法来治疗阳事痿弱和阳事坚举，明确的提出了治疗大法。其在《医学入门》云：“若见命门脉微细，或绝，阳事痿弱，法当补阳；若见命门脉洪大鼓击，阳事坚举是为相火妄动，法当滋阴。”^[11]

清代陈士铎《辨证录》云：“男子有交感之时，妇人正在兴浓，而男子先痿，阳事不坚，精难射远，人以为命门之火衰也，谁知阳气之大虚乎？”^[20]陈士铎则认为阳痿不仅是命门火衰所致，还有因阳气大虚导致。

由上述论述可见诸医家认为命门火衰可直接导致男子阳痿，但亦有阳气大虚、精气虚冷、七情劳倦等原因所致，进一步丰富了阳痿的治疗理论。

4.5.2 命门与遗精

赵献可提出用八味丸或金锁正元丹治疗命门火衰之遗精，其在《医贯》云：“有命门火衰。元精脱陷。玉关不闭者。急用八味丸。或用金锁正元丹。”^[21]

4.5.3 命门与强阳

清代顾观光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云：“强阳不倒，属命门火实，孤阳无阴所致，此证多不治。忌补气、温、热，宜苦寒、甘寒、咸寒。”^[22]由此可知顾观光提出了治疗强阳不倒宜苦寒、甘寒、咸寒的治疗大法，并提出治法禁忌：忌补气、温、热。

4.5.4 命门与精寒、精薄

清代景冬阳在《嵩崖尊生书》云：“精寒，命门火衰。精薄，精如水也，亦命门火衰，俱用八味丸。”^[23]可以看出景冬阳提出了精寒和精薄均有命门火衰所致，并提出治疗方药之八味丸。

4.5.5 命门与阴冷

清代沈金鳌《杂病源流犀烛》云：“一曰阴冷。大约下部阳虚阴寒之气，凝结于肾，遂致此疾。又有命门火衰、元阳虚惫，常痿不起，亦成此

疾。”^[24]

明清各医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命门为生殖器官的某一部分，都是从命门为生命之源的意义赋予命门以实际的形体，其本意即是说人之生命源于命门，父母孕育子代之所即为子代生命之源，即为命门。因此将命门作为一个实质的生殖器官，如胞宫、产门、下窍等。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，对疾病的理、法、方、药的论述逐步齐全，从而对遗精、强阳、精寒、精薄、阴冷病的认识逐渐深刻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命门与男性生殖系统疾病有密切的联系。

从上述命门的功能论述来看，命门的概念已经完全脱离了《内经》原意，作为脏腑之一的命门是主男女性生殖机能的重要器官，其常见的病症反应有阳痿、遗精、精寒、精薄、阴冷等，这类疾病则多从命门火衰论治。足见《难经》：“命门者，男子以藏精，女子以系胞。”对男性生殖医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。

5 结语

中医学中生殖器官（尤其是男性生殖器官）的归属，至今中医文献未有明确的、统一的认识，仍多沿用“肾主生殖”之说。本文通过对命门与生殖相关的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，使大家对命门的“男子以藏精，女子以系胞”的功能的认识更加清晰和全面。在中医的脏腑分类理论中，认为奇恒之腑为“脑、髓、骨、脉、胆、女子胞”。女子胞即子宫，具有主持女子月经、孕育胎儿的功能。那男子岂不少了一个奇恒之腑？与女子胞相对应具有生殖机能的男性生殖器官，亦当列属于奇恒之腑，所以提出“命门是生殖系统”的理论假说，奇恒之腑应为“脑、髓、骨、脉、胆、命门”，命门在女子为女子胞，在男子为男性生殖系统。对于男性生殖系疾病的认识、临床治疗、辨证用药方面奠定理论基础，而且对中医的脏象学说和性医学的进一步完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。进一步对命门与生殖密切相关的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和概括，以期对男科学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指导。

[参考文献]

[1] 薛公忱. 儒道佛与中医药学 [M]. 北京：中国书店，2002：395-397.
[2] 冯国超. 黄庭经 [M]. 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5：114-116.

[3] 老聃. 老子 [M]. 梁海明译注. 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9：27-29.
[4] 徐铉. 稽神录 [M]. 长沙：商务印书馆，1939：56-59.
[5] 李东垣. 兰室秘藏 [M]. 北京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，2007：128-130.
[6] 何梦瑶. 医碥 [M]. 邓铁涛，刘纪莎点校. 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82：4-6.
[7] 崔述生. 本草纲目 [M]. 2 版. 北京：中医古籍出版社，2004：1939-1941.
[8] 张介宾. 类经图翼 [M]. 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85：437-439.
[9] 王新华. 中医历代医论精选 [M]. 南京：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00：325-327.
[10] 陈修园. 医学实在易 [M]. 北京：中国书店，1987：59-61.
[11] 李梴. 医学入门 [M]. 金嫣莉等校注. 北京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，1995：49-51.
[12] 唐容川. 医经精义 [M]. 秦伯未重校. 上海：千顷堂书局，1934：87-89.
[13] 汪绂. 医林纂要探源 [M]. 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97：90-92.
[14] 张介宾. 景岳全书 [M]. 孙玉信，朱平生校注. 上海：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，1994：384-385.
[15] 王纶. 明医杂著 [M]. 北京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，1985：99-101.
[16] 程杏轩. 医述 [M]. 合肥：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3：135-137.
[17] 罗国纲. 罗氏会约医镜 [M]. 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65：114-116.
[18] 张聿青. 张聿青医案 [M]. 上海：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63：96-99.
[19] 日·丹波元坚. 杂病广要 [M]. 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83：1064-1066.
[20] 陈士铎. 辨证录 [M]. 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89：659-660.
[21] 赵献可. 医贯 [M]. 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2005：111-114.
[22] 顾观光. 神农本草经 [M]. 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07：104-106.
[23] 景冬阳. 嵩崖尊生书 [M]. 上海：上海锦江书局，2008：92-95.
[24] 沈金鳌. 杂病源流犀烛 [M]. 上海：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94：454-456.

(编辑：李 平)

(英文摘要见第 12 页)